

才

學經		
數冊	號記	號計
二 六	六	一
學 校	縣 中	滋 賀

七
号

中庸日講解義

二

173.82

251

Vol. 25

彥
立
校
印

曰講四書解義卷之三

中庸

下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夫政也者蒲盧也

此一章書是子思引孔子論政以明中庸之道也通章以人存政舉爲主而其大要不外乎脩身昔哀公問政孔子對曰爲政之道無他法祖而已昔我文王武王以聖人爲君又

有周召諸臣爲之輔佐。當時所行政事。酌古
準今。萬世無弊。今猶布列於方策之中。若周
官周禮諸書。昭昭乎如揭日月。循而行之。固
不難也。但有治法。必有治人。使當今之時。上
有勵精圖治。若文武之君。下有實心任事。若
周召之臣。則紀綱法度。燦然具舉。文武之治
可再見也。不然者。無治人。則無治法。其人既
亡。其政亦遂滅息。方策所載。徒文具爾。所以
然者。蓋人之爲道。能敏速於政。元首股肱。一

心。才德興利除弊。以收明作之功。易易也。猶
夫地之爲道。最能敏速於樹。土脉時動。萬物
資生。百果草木。勾萌甲坼。無留待也。人政之
相因如此。而况文武之政也者。顯謨承烈。盡
善盡美。朝發夕效。尤爲敏之至極者。如草中
蒲葦。比之他物。其生爲尤易也。可見政舉非
難。入存爲難。君與臣奮志求治。而謂文武之
政不可復。未之有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

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此二節書是以行政責於君身而指仁義禮爲脩身之要也。子曰：人君欲行文武之政，止在選建賢才而任用之。賢才進用，則百度振舉，故爲政在乎得人。然人君一身乃臣下之標準。如欲取人，必先脩治其身。然後好惡取舍皆得其宜，而賢才無不望風樂附。故取人莫若以身。若脩身又必於五倫之理，各盡其

當然之實，然後綱常彝紀反身而備。故脩身莫若以道。若脩道又必全乎本心之德。慈愛惻怛周流無間，則倫理之間一皆真意貫徹。故脩道莫若以仁。脩道以脩身，脩身以取人，人存政舉。一以貫之矣。夫脩道而必以仁者何也？蓋所謂仁者乃人生之初所具惻怛慈愛之性。人之所以爲人也。雖日用彝倫，仁無不至，而其始必由一本以爲推廣。故惟親親爲大。有仁則有義。義者乃吾心分別事物化

裁之本。所以爲權衡庶務之宜也。然經權常變神運無方。惟尊崇有德之賢。始能講明此理。施爲各當。故惟尊賢爲大。若親親之中。如父子則當孝。慈兄弟則當友。恭宗族則當悃。敘。又有隆殺之不同。尊賢之中。德之大者則師事焉。德之小者則友事焉。又有差等之各異。其間輕重高下。皆由天理節文之自然。不可過。不可不及。乃禮之所生也。脩身脩道者。可不於是而審求之乎。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言脩身之要。尤在知天也。子曰。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則君子一身實取人立政之本。苟身之不脩。則無以取人。卽無以立政。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莫大乎親親。苟不能善事其親。則無以爲擴充推準之本。身不可得而脩矣。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

仁又必尊禮賢人。集思廣益。然後於親親之道講究精微。是非辨白。繼志述事。無施不宜。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至若親親尊賢。各有等殺。皆天敘天秩。自然之理。知之不明。則親疎混淆。賢愚倒置。所尊所親。皆失其當矣。故思知人。又不可以不知天。知天。則親賢之等殺明。而所爲脩道以脩身者。不外是矣。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一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

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此三節書是詳言脩道之事。而勉人以知行也。子曰。試舉脩身脩道者。詳言之。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有五。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何謂五達道。一曰君臣。主於義。二曰父子。主於親。三曰夫婦。主於別。四曰昆弟。主於序。五曰

朋友之交。主於信。此五者人之大倫。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達道也。何謂三達德。一曰智。所以知此道者。二曰仁。所以體此道者。三曰勇。所以強此道者。此三者。天命之性。天下古今所同具之達德也。然其所以行之者。又只在一誠而已。誠則真實無妄。知仁勇之德。皆爲實德。而達道自無不行。不然則僞妄得而入之。德非其德矣。又何以行達道哉。達德固所以行達道。然人之資稟。容有不齊。以知而言。

或有天性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之者。或有反覆討論。待於學習。然後知之者。或有學而未達。必至困心衡慮。然後知之者。此三等人。聞道雖有早暮。及既知之後。其所至無異。同一知也。以行而言。或有德性純粹。安於義理。自然能行之者。或有真知篤好。疊疊不已。若有所利而行之者。或有力未能至。勉強奮發。而後能行之者。此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及成功之後。其所至亦無異。同一行也。人能勉。

強學問。自強不息。豈氣稟之所得限哉。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此二節書。是言下學入德之功。以爲脩身立政之本也。子曰。人之資稟。雖有不同。而變化氣質。未嘗無術。如智以明道。固非愚者之所及。然能篤信好學。討論古今事物之理。則聞見多而聰明日益。於以明理而近乎智。不難

矣。仁以體道。固非自私者之所及。然能自強不息。實用其省察克治之功。則人欲盡而天理復還。於以進道而近乎仁。不難矣。勇以任道。固非懦者之所及。然能恥不若人。常存其憤發愧勵之心。則志一動而氣隨之。於以立志而近乎勇。不難矣。夫脩身以道。而知仁勇三德。則所以行此道者。人苟知夫好學力行。知恥三者。足以近之。則有以入乎達德。卽有以行乎達道。所以脩治其身之事。皆知之矣。

在我之理卽在人之理。既知所以脩身。則所以治人。而使之各盡其道者。無不知之。無間於物我矣。一人之理卽千萬人之理。既知所以治人。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而使之各盡其道者。亦無不知之。無分於遐邇矣。夫以天下國家之治。而要不外乎脩身如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此一節書是舉九經以明爲政之次序也。子曰。由脩身以推之。至於治人治天下國家。則人存政舉。施之有要。是故人君治天下國家。其經常之道。萬世不可易者。其目有九焉。首曰脩身。皇建有極。所以端本清源。爲天下國家之準也。次曰尊賢。師臣賓臣。所以收啓心沃心之助也。次曰親親。敦睦九族。所以篤本支百世之誼也。由家以及朝廷。曰敬大臣。公

孤六卿論道率屬體統不可不優曰體羣臣
庶僚百職疎附後先君恩不可不渥由朝廷
以及國曰子庶民元后作民父母撫字之仁
所當弘也曰來百工制器所以利用庀材治
事所當裕也由朝廷以及天下曰柔遠人所
以加恩賓旅使不至有窮途之嘆曰懷諸侯
所以奠安六服使不至啓窺伺之心此數者
其道有常其序不紊故謂之九經昔文武之
政布在方策者大要總不出此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
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
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
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一節書是言九經之效也子曰九經具在
患人主不能力行爾誠能脩治其身則達道
達德渾然全備可以爲天下國家之倡道立
而人皆知所則倣矣能尊禮賢人則啓沃有
資於凡脩己治人之理貫徹通曉無所蔽惑

矣。能親其親。則諸父昆弟和協輯睦。無所怨
嘆矣。能敬大臣。則信任既專。才猷得以展布。
雖遺大投艱。皆有所憑藉。而於事不眩矣。能
體羣臣。則君以臣爲手足。臣卽以君爲腹心。
爲士者感激思奮。常恐無以報君上之禮遇
矣。能子庶民。則百姓蒙其恩澤。皆歡欣愛戴。
勸於尊上矣。能來百工。則有無相易。農耒相
資。貨財生聚。而器用贍足矣。能柔遠人。則四
方慕義。皆傾心歸往。而願出於其路矣。能懷
諸侯。則感德者畏威。咸翼戴王室。夾輔天子。
而天下安如磐石。不可動搖矣。此九經之效
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
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
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
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
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

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一節書是言九經之事也。子曰。君身之所
以不脩者。惟其憚於檢束。安於逸豫爾。是必
資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凡
一切非禮之事。不敢妄動。若是則內外交養
動靜不違於道。乃所以脩身也。賢之所以不
勸者。以讒言貨色足以奪吾好德之慕爾。惟
是屏絕讒邪。疎遠美色。賤惡貨財。而專心一

意以貴重有德之人。如是則賢者彈冠相慶
莫不樂爲之用。乃所以勸賢也。同姓之親。惟
恩義衰薄。所以怨望易起。是必尊其位而使
之貴。重其祿而使之富。好與同好。惡與同惡
而不至於拂逆其情。如是則諸父兄弟自然
感悅。乃所以勸親親也。至於腹心大臣。若使
親理細事。非惟體統有虧。抑恐職務多曠。必
須廣置官屬。足任指使之勞。如此則爲大臣
者得以坐論從容。留意於社稷之長計矣。乃

所以勸大臣也。至於羣臣之衆待之不以誠則疑畏猜阻而任事之心衰。養之不能厚則身家念切而徇國之意薄。必須開誠布公待之以忠信。賜予豐腆。養之以重祿。如此則感恩圖報。樂赴事功。乃所以勸士也。至於民爲邦本。苟使之不時。則民力竭。斂之太重。則民財匱。是必農務旣畢。役以公旬三日之制。藏富於民。遵守什一而稅之經。則百姓財力有餘。無不歡欣愛戴。視之如父母。乃所以勸百

姓也。至於百工技藝。勤惰不一。若功薄而賞厚。勞重而報輕。則相率而爲偷惰矣。是必日加省視。月加考較。務使餼廩之賜與工作相稱。如此則勤者益勤。而惰者亦皆勸於勤矣。乃所以勸百工也。至於四方賓旅。於其往時則授之旌節以送之。使關津之間不至阻滯。於其來時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使道路之際有所資給。若其願留者有善則嘉美之。而因能授之以任。不能則矜恕之。而無強其所不

欲如此則恩義款接賓至如歸乃所以柔遠
人也至於六服羣辟有子孫絕嗣者訪求支
庶使得繼其本宗有失國播遷者錫以茅土
使得復其爵秩亂者治之使上下相安危者
持之使大小相恤比年而大夫小聘三年而
卿大聘五年而君一朝不疏不數各有其時
恐其力之難繼也且其朝聘之時朝廷之燕
賜則厚而禮節有加羣后之貢獻則薄而方
物有常恐其財之困絀也如此則諸侯皆將
竭忠王室歸命恐後乃所以懷諸侯也此九
經之事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
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
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此二節書是言行政必本於誠而誠又貴乎
豫立也子曰人君爲天下國家其九經之道
廢一不可然所以行此九經者亦不外一誠
而已矣蓋天下必有此實心乃有此實事若

有不誠則紀綱法度皆是陳迹。虛文緣飾將
何以治天下國家哉。且不獨九經而已。但凡
天下之事。如達道達德九經之類。能先立乎
誠。則凡事皆有實意。自能成立。苟非先立乎
誠。則事皆虛偽。必至廢壞。如人之言語。能先
立乎誠。不冒妄發。則言爲德言。自然順理。不
至窒礙。人之行事。能先立乎誠。不冒妄動。則
事皆有主。迎機導窾。不至窮困。身之所行者
能先立乎誠。則中倫中理。光明正大。何疚之
有。道之當然者。能先立乎誠。則左右逢原。泛
應曲當。何窮之有。苟其不誠。則言事行道無
施而可。是以凡事必須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
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
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
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

此一節書是言凡事皆本誠身而誠身之要

尤在明善也。子曰：達道達德，九經之屬，皆欲前定乎誠。卽如在下位者，若欲治民，必得上之信任而後可。苟上之信任不專，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雖欲施設政教，而人不從，民不可得而治矣。故治民必先獲上也。然欲獲乎上，非遠求之上，必視其處朋友如何。若平日爲人，不見信於朋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欲獲乎上，難矣。故獲上必先信友也。然欲信乎朋友，非遠求之朋友，必視其事親如

何。若平日居家，不能承順父母，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欲信乎友，難矣。故信友必先順親也。然欲順乎親，亦非遠求之親，必視其身之誠不誠如何。若反求諸身，未能真實無妄，則大本已虧。雖有事親之虛文，無愛親之實意，欲順乎親，難矣。故順親必先誠身也。是則一誠其身，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施不可。誠身之所繫，何重哉。而誠身之道，安在。在於明善而已。善者何。卽人心中所具，天命之性。

也。誠能格物致知，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爲之著，考之詩書之內，講之師友之間，以先明乎善之所在，知之既真，行之自力，身自無有不誠。苟其不然，以妄爲真，以欲爲理，雖欲勉強矯飾而誠中形外，自不可掩。欲求誠身，豈不難哉！蓋天地間萬事萬物，徹上徹下，不外一誠。在下位者，凡有所爲，尚且不可不明善以誠身。况人君一身爲天下瞻仰，所以孜孜豫圖爲制心制事之本，舍誠何以哉！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誠身而言，以見誠身雖有天人異，而自然與勉強總歸於誠身，而不可偏諉也。子曰：臣言誠身在明善，而誠之所以爲誠者，原是天所賦，畀於人，真實無妄，不假脩爲。此繼善成性，自然而然的道也。其所稱爲誠之者，則因氣稟物欲所累，必由功

力克治以至於真實無妄之地。此人事所當自盡之道也。誠者之事何如。其行則安行不待勉強而於道無不中。其知則生知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之聖人。全乎天而無假於人者也。誠之者之事何如。其知未能不思而得。必擇善而不爲疑似所惑。然後可以明善。其行未能不勉而中。必固執而不爲物感所移。然後可以誠身。此乃用力脩爲而盡人以合天者也。夫誠身之道固

天人安勉之殊。然自古聖人。雖神靈天亶。未有不加省治。而坐臻純備者。所以堯舜相傳。必致嚴人心道心之辨。文王致頌。惟克盡緝熙敬止之脩。其要在乎存天理遏人欲。不敢恃其徇齊之質。而孜孜黽勉。自同下學。人主誠不可不知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

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三節書是詳言擇善固執之目，而欲困知勉行者實用其功以進德也。子曰：誠之者，之道在擇善固執，而擇善固執之條目如何？蓋天下之理無窮，非學不知，而學必博，然後聞見無遺，則在博學之學之中，有未知者，非問不諄，而問必審，然後是非不惑，則在審問之。

卽問之已明者，非思索不能親切，而思必慎，然後切實不浮，則在慎思之。卽思之已得者，非辨別不能窮微，而辨必明，然後精粗無間，則在明辨之。擇善至此，既極其精矣，由是體諸日用之間，由內達外，舉凡學問思辨之所得，一一皆求踐其實，而不徒爲虛見，則在篤行之。擇善固執二者之條目如此，有如依此條目實用其功，弗學則已，學則一理弗能體，備不止，弗問則已，問則一事弗能理會不止。

弗思則已。思則一節。弗能貫通不止。弗辨則已。辨則一端。弗能剖晰不止。及其驗諸當身。弗行則已。行則一事。弗能踐履篤實。底於有成不止。他人以一而能己。寧加百倍之功。他人以十而能己。寧加千倍之功。但恐天下有志者少。畏難苟安。或至半途而廢爾。果能用此工夫。則義理自然融會。氣質自然變化。雖愚昧者。亦將貫通。而日進於明。雖柔弱者。亦將剛毅。而日進於強。斷斷必然無可疑者。可見人君奮發有爲。以達德行達道。苟能用勉強之力。雖在中主。無不可致道德治功之盛。况天錫智勇。超出尋常萬萬者乎。聖人勸勉之意切矣。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一章書。是子思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欲人由教返性。盡人以合天也。子思曰。吾因夫

子言誠者誠之者之分而知等級雖殊成功則一自其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盡由誠而明者此從天命而來不勉不思自優於中道之域者也謂之性自其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由明而誠者此從人生以後以擇以執克盡乎脩道之功者也謂之教性教雖有天人之異然德之實者無一毫私欲之蔽固然清明在躬無所不照誠卽是明而先明乎善者用力既至不爲僞妄所乘自能實有其善明亦必至於誠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教與性同歸於一誠孰謂人道之有異於天道乎是在乎人之自勉而已。

右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一章書是言自誠明之事乃天道也子思

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性之本體原無一毫虛僞。一分欠缺。天地人物無不該具於內。惟天下至誠。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察之極。其精由之極。其至。將天賦之理全體具足。是爲能盡其性。既能盡其性。由是推之人。卽能設立政教。抑其過而引其不及。則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之性。由是推之物。卽能脩立法制。因其宜而制其用。則能盡物之性。夫人物皆天地所化育者也。但天地能與人物以性。不能

使人物皆不失其性。則化育亦有不及之處。至誠既能裁成輔相。以盡人物之性。而補助天地之所不及。豈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乎。然則天以化育行乎上。地以化育行乎下。至誠於其中。贊之。是覆之者。天載之者。地。位乎中而成覆載之功者。至誠。至誠豈不與天地並立爲三乎。此爲盡性之全功。其體備如此。夫聖人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凡天地人物之理。無一非吾分內之事。必使三光明。四維奠。

一民一物各得其所然後此性方無虧缺此古帝王所以終身猶病兢兢業業而不敢一刻稍自寬其責也。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此一章書是言自明誠之事。乃人道也。子思曰。至誠盡性。全體皆誠。其大賢以下。次於至誠者。未免爲氣稟所拘。然其本然一念善端。

緣觸而萌。無時不在。則謂之曲。就其曲處。

一推致。如因惻隱之端。推之至仁之極。因羞惡之端。推之至義之極。以及禮之恭敬。智之是非。莫不皆然。曲既無不致。則德無不實。爲能有其全體之誠。而曲者全矣。夫莫難於有誠。既能有誠。則充足於內。自然形露於外。非有意於形。而誠則必形。既形。則日新月盛。無處非誠之著。見非有意於著。而形則必著。既著。則光輝發越。無處非誠之昭明。非有意於

明而著則必明。然不但見於一身而已。既明則人之望其德容者皆觀感而興。羣起爲善之念。非有意於動。而明則必動。既動則人皆回心向道。遷善去惡。而改其舊習。非有意於變。而動則必變。既變則人皆相喻不言。渾忘於善。而并無形迹。非有意於化。而變則必化。夫至於化。則由內及外。由己及物。過化存神。妙用莫測。惟天下至誠爲能若是。而致曲之效。至此無少異。則儼然一。至誠矣。總之由誠

而形而著而明。卽是能盡其性。由動而變而化。卽是能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但一以自然而能。一以致曲而至。一則堯舜之性。一則湯武之反。語其歸宿。則同乎聖人而已矣。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祿。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六章書是言至誠先覺之體以明天道也。孔子思曰。天地間萬變酬酢。總不出一實理。吉凶悔吝。原自昭然燦列。人惟本性障蔽。往往當幾不能覺悟。獨有自誠而明之至誠性體具足。於凡天下之事。無不前知。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之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事。或著見乎蓍龜。或發動乎四體。豈待禍福之至而始知哉。蓋天下禍福之分。只爭於善不善之介。方其最初。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惟至

誠能察其然。當善未著而有善之幾。卽知其福之將至。當不善未著而不善之幾。卽知其禍之將至。非此心無一毫私僞。與鬼神合其德。安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此。故曰。至誠如神。夫人主在上。內而一身体咎之徵。外而民生治亂之兆。近而奸邪忠佞之隱。遠而向背從違之幾。全在知之於蚤。然知初非有異術。惟是全體無私。至虛至公。自然如鑑之明。如衡之平。事物當前。舉莫能遁。此理最爲

真實確有可以自信。若欲以推測億逆之私
機祥讖緯之數用鈎距以誇才智借左右以
作耳目。未有不反爲外物所中者。適與至誠
相反而已矣。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
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
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一章書是言誠之者己物兼成之功。以明
人道也。子思曰。凡人有生之初。其實理具於
心者。謂之誠。人有此誠。方自成其爲人。蓋必
心無虛假。然後身無虧欠。是誠者固所以自
成也。而體此誠於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
乃人人所當自行。是道固所以自道也。何以
見誠爲自成。而道當自道哉。凡盈天地間皆
物。終則復始。始則必終。無一非誠之所爲。卽
無一息非誠之所在。人之心若不誠。則一舉

無動皆爲虛假。無實心安能成實事。雖有所作爲。猶之無物而已。是故君子探誠之原。又鑒不誠之弊。而擇善固執。以求至於真實之地。誠之至此。真有以自成。而自道亦無歉矣。夫君子誠之之始。固求成就一己。及誠之之後。又非但成己而已。天下人同此心。卽同此理。既有以自成。自然有以成物。何則。成己非他克己。復禮無一毫私僞。所謂仁也。成物非他。知明處當使各得其所。所謂知也。仁知二

者。本吾性中固有之德。命之於天。有何外內之分乎。旣無外內之分。將見其措諸施爲。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一以貫之。無不得其當矣。可見仁知之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總在盡自道之功。以完自成之理。一人皇建有極。則天下之人。自然遵道遵路。經綸參贊。孰有外於此哉。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

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此一章書是舉天地形容至誠以明天道而先言至誠無息之功用以見同乎天地者皆出自然也。子思曰天理具在人心但因私欲間斷常有止息之時而其功用遂不能臻自然之妙。至誠之心渾然天理無不誠時安有

止息之時既無止息則自終始如一。常久而不變矣。存諸中既久則自徵驗於外而不可遏抑矣。既由久而徵則凡所設施自悠裕而綿遠矣。惟其悠遠則積累之至自廣博而濶厚矣。惟其博厚則發越之極自高大而光明矣。由是觀其功用所積既博厚自能舉萬物而負荷奠安之。固所以載物也。所發既高明自能舉萬物而怙冒照臨之。固所以覆物也。博厚高明而又悠久則常載常覆自能舉萬

物而由成不遺固所以成物也。夫能載物莫如地。至誠亦能載物。則其博厚不與地配合無間乎。能覆物莫如天。至誠亦能覆物。則其高明不與天配合無間乎。天地博厚高明萬禩無有更易。故能成物。至誠亦能成物。則其悠久不與天地之無疆通一無二乎。至誠之功用如此。信乎燦然其章煥然其變。且章變之極。事美業備。而底於成矣。然章也。初無待表見而然。變也。初無待運動而然。即成也。初

無待作爲而然。假令其博厚高明悠久。稍有矯強而不本於誠之自然。亦烏能窮神入化。與天地合撰而同其無疆也哉。然則欲體備至誠之理。必令此心人欲淨盡。一切溺志玩物。嬖倖狎昵之私毫髮不雜。存諸中者既貞。一發諸外者自弘大。漢唐以來。非無有爲之君。而本體不無虧缺。終不能與唐虞三代繫功較德。故曰。有純心。乃有純政。治天下斷自人君心始。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此二節書是卽天地之道以明至誠之道也。子思曰。至誠同乎天地如此。然天地之道亦止一言可包括而盡。無他誠而已矣。蓋天地之氣化流行皆是實理運用。未始有一毫參雜其間。其爲物蓋不貳而已。所以分爲二氣。又分爲萬象種種生物之功用。誰得而測之。

夫天地之道旣可以不貳盡之。則其見乎功能而各極其盛者。又豈外於至誠之所徵者乎。彼其含弘無外。而靜深難測。此地道之博厚也。太虛上凝。而光明下濟。此天道之高明也。推行有漸。而渾闢無窮。此天地之道之悠久也。可見天地之不貳。卽至誠之無息。天地之生物不測。卽至誠之徵於功業之盛。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此至誠之

謂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此一節書是極言天地生物之不測。以見其皆本於不貳也。子思曰。天地之道。惟誠一不

貳。故能各種其盛。而有生物不測之功用。何以見之。今夫天。積氣也。實有是理。斯有是氣。指其一處而言。不過昭昭然罅隙之明。而天在焉。若論其全體。高大光明。無有窮盡。日月運行於天。星辰布列於天。萬物怙昌於天。此天之生物不測也。今夫地。積形也。實有是理。斯有是形。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撮之土。而地在焉。若論其全體。則廣博深厚。無有限量。華嶽載於地。河海振於地。萬物奠安於地。此

地之生物不測也。至於天地所生之物，惟山水最大，而山水中所生，亦莫非天地之所生。今夫山指其一處而言，不過卷石而山在焉。若論其全體，廣濶高大之處，草木生於山，禽獸居於山，寶藏興於山，此山之生物不測。卽天地之生物不測也。今夫水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勺而水在焉。若論其全體，深廣不測之處，則鼃鼉蛟龍魚鼈皆生於水，貨財殖於水。此水之生物不測。卽天地之生物不測也。

可見天地之生物不測，總一不貳之所爲，與至誠所徵之功用，總一無息之所爲，其道一而已矣。設使天地不立，其資始之原，將物物勞其化育，何以成變蕃之用。聖人不宅其神明之宰，將事事勤其設施，何以成浩博之功。是以聖人不治其多，而治其少；不求之於萬殊，而求之於一原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

爲文也。純亦不已。

此一節書是引詩以證至誠天地同一無息也。子思曰：至誠之與天地爲一。於何證之。周頌之稱文王者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道運行，其帝命所存之處，無聲無臭，幽深遠遠，而無一時之止息。蓋詩人之意，以天之所以爲天，正以其無止息也。又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德，豈不顯著哉。由其德純一而不雜，天理完固，全體湛然而無一

毫人欲之私間之。蓋詩人之意，以文王之所以爲文，正以其純一無間也。夫天道無有止息，固是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亦無有止息，純卽是不已。文王與天，初無二也。夫自古聖帝明王，德盛化神，不獨文王爲然。但就文王觀之，可見人主一身，苟能存誠去私，自強不息，以純備乎道德之實，則皆可以爲文王。皆可以爲至誠，卽皆可以同乎天地之不已矣。其於治功民物之間，又奚患其不臻上理哉。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
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一章書是言脩德凝道之功。以明人道而
先贊美聖道之大。必待人而行。而後有聖於
脩凝之人也。子思曰。率性之道。唯天下之聖
人。能體備之。大矣哉。廣濶周徧。無所不際。其
聖人之道乎。何以見聖道之大。以其全體言

高之。則洋洋乎流動充滿。無有限量。萬類雖多。
皆此道發生長育。無一物非道。天雖高峻。皆
此道充塞貫注。無一處非道。其包乎無外。有
然。以其散殊言之。則優優然充足有餘。巨細
悉備。如人倫日用。經常不易之禮儀。數有三
百。而禮儀中品節限制。周到完密之處。數有
三千。其入於無間。又有然。聖道之大如此。是
道也。何可一日不行。而又豈可以虛行哉。必
待其人而後行。爾若非至德之人。則局量淺

隘既不足以彙其全。識見粗疎。又不足以窮其細。欲將此道凝聚於身心。豈可得乎。夫道在天地間。其見於造化。則萬物所以變蕃兩儀。所以定位。其見乎人事。則君臣上下之大經。制度文爲之盛節。惟繼天立極之聖人。出而宰世。其道乃有專屬。天明地察。萬物得所。禮樂興而教化成。脩凝之功。豈可一日緩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此一節書是言脩德凝道之功。專其責於君子也。子思曰。至道非至德不凝。可見欲凝道者。當脩德矣。是故脩凝之君子。知其道至大。其功至難。吾所受於天之理曰德性。則必恭敬奉持。戒慎恐懼。以極其尊之之功。而所以輔成其德性者曰問學。又必格物致知。精察體驗。以盡其道之之事。然是尊與道非可以一端盡也。蓋德性本自廣大。有以蔽之。斯狹小矣。惟祛其私意。以推致夫本原。而廣大之

中原非空疎無物。必由問學。以晰其事理之精微。而勿使有毫髮之謬焉。德性本自高明。有以累之。斯界暗矣。惟去其私欲。以上達昭融。而高明之內。原非詭僻不經。必由問學。以率乎日用之中庸。勿使有過不及之弊焉。德性之已知。本我故物。則勿忘勿助。涵泳以溫之。而又由問學。以充拓理義。俾見其日新之詣焉。德性之已能。本極醇厚。則不雕不琢。培養以敦之。而又由問學。以體尚節文。俾底於

日崇之域焉。夫如是尊德性。以植問學之本。又道問學。以滿德性之量。則脩德之功。既至而至。道有不凝者乎。所以君子知脩凝之功。全在存心。致知二者。心不存。則私欲錮蔽。大本已失。固無一而可。心存而知不致。則天下事事物物。皆得扞格我聰明。眩惑我耳目。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此心雖存。安能擴充其功用。而建無窮之盛德大業哉。聖賢示人入德之方。莫切要於此矣。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其此之謂與

此一節書是言君子脩德凝道之後無所處
而不當也子思曰君子既脩德以凝道則聖
人之道全備於一身自然所處皆當蓋人之
一身所歷不外上下治亂之間使君子在天
子之位則能以位育經曲之道爲設施其挾
勢而矜驕者必無有也使君子在臣民之位

自能以位育經曲之道爲憲章其越分而倍
慢者必無有也若處國有道之時則闡位育
經曲之道於其言自足以鼓舞天下風動四
方而其言足以興如處國無道之時則斂位
育經曲之道於其心自足以獨善其身見幾
遠害而其默足以容是爲上爲下處治處亂
無所不宜如此大雅烝民之詩云周之賢臣
仲山甫既明於理又察於事故能保全其身
無卽於殆此詩之意其卽此脩凝君子上下

治亂無往不宜之謂與。然則聖人之道包含極大。而該洽極周。人主誠以脩凝之身。建配天立極之業。則其爲章程語默之間。足以垂世作範。而協應休祥。何可量哉。此聖德之所以不可不脩與。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其此一章書。是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以明人之道。而先引夫子之言。見德位時之在天子也。子思曰。君子爲下之不倍。蓋實有不可倍者在也。孔子嘗曰。愚而無德者。宜守己。乃好作聰明。以自用。賤而無位者。宜安分。乃好竊權勢。以自專。生乎今之世。自宜遵守當代之法。乃欲復行往古之道。如此者。越理犯分。必獲罪於上。而禍及其身者也。由孔子之言。而反覆所以取禍之由。蓋一代之大權。出於天子。

如親疎貴賤自有相接之禮體。惟天子可以議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議也。宮室車服器用自有一定之尺度。惟天子可以制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制也。至於文之形像及聲音。惟天子可以釐正而考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考也。則夫自用自專與生今反古者。其不爲禍之階也得乎。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三節書是言天下一統。非愚賤所敢自用自專也。子思曰。議禮制度考文。一歸於天子。則今天下。非昔周天子所立法以垂之後人者乎。文武成康之盛遠矣。而典章世守莫敢不遵。以車而言其轍迹之廣狹。無弗同。是天子所制之度猶在也。以書而言其形像與聲音。無弗同。是天子所考之文猶在也。以行而

言親疎貴賤相接之次第無弗同。是天子所
議之禮猶在也。惟天子之法制未泯。所以有
位無德者。不得以愚而自用。固不敢作禮樂
焉。有德無位者。更不得以賤而自專。亦不敢
作禮樂焉。故雖孔子之聖。而終其身以布衣
老。尚然循守舊章。况他人乎。孔子嘗曰。夏時
天子所制之禮。吾能言之。然夏之後杞也。求
禮於杞。不足證矣。殷時天子所制之禮。吾嘗
學之。然殷之後宋也。從禮於宋。非時制矣。若

夫周禮吾嘗學之。講畫本於文武。制作本於
周公。此固今日所率由者也。言之不憂無據
守之不患非時。吾舍周其安從哉。觀孔子之
言。而凡爲下者之不可倍明矣。然則生今者
其亦審於從王之義矣。

曲禮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
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
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

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居上不驕以明人道而推君子三重之善由於通天人之理也。子思曰。君子之居上不驕。何與。凡受命爲天子而王天下者。有議禮制度考文三者至重之事。以之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思。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乎。夫此王天

下者。乃德積於身。而乘時以在位者也。若使時王以上其禮。雖善而世遠人亡。無可徵考。則將駭而不信。不信民弗從。聖人居下。雖善於禮。而身屈道窮。不在尊位。則將玩而不信。不信民弗從。是故王天下之君子。其議禮制度考文之道。必本之於身。凡所制作。悉從躬行實踐中發出。非有位無德者比也。於以徵驗乎庶民。則皆遵守成法。不敢放逸。又非不信不從者比也。自是而考諸三王。則與其已

然之迹無有差謬。建諸天地則與其自然之理無有違悖。而且以鬼神之難知可質之而無疑。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之難料可俟之而不惑。遠有以驗乎近也。然其所以無疑於鬼神者。豈有他哉。鬼神天理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故制作合於天。尚何疑乎。無疑於鬼神而天地可見矣。所以不惑於後聖者。又豈有他哉。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人道之至。故制作合於人。尚何疑乎。不惑於後聖而三王

可見矣。庶民益可見矣。此君子三重之道所由盡善也。曰。吾於本圖。雖不覺其言之善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而

此二節書是承上文言民之所以寡過。而君子之所由以永譽也。子思曰。君子知天知人而三重之道盡善如此。則人未有不信從而

寡過者是故君子凡有動作則世世爲天下道而莫不率由焉其動而見於行則三重之盡於吾身而施諸政事者世世爲天下法度其動而見於言則三重之發於議論而布諸日號令者世世爲天下準則在遠者悅其德之言廣被則有企望之心在近者習其行之有常則無厭斁之意過之寡也不亦宜乎周頌振鷺之詩有曰在彼本國無有憎惡之者在此我周無有厭射之者彼此咸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由詩言觀之可見譽非無因而致也是以有三重之君子未有不本身徵民符於三王後聖通於天地鬼神而能垂法則服遠近蚤有聲譽於天下者也然則爲上者可不務盡其道而徒驕以自恣哉子思爲萬世王天下者告至深遠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此一章書是言聖人與天地合德以明天道也。子思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備其全道莫盛於堯舜。仲尼則奉以爲祖而紹述之。遠有宗也。法莫詳於文武。仲尼則奉以爲憲而表章之。近有守也。天時之春夏秋冬各有其運。仲尼上律之以法其自然之運。水土之東西

南北各有其理。仲尼下襲之以因其一定之理。仲尼體備之功通乎古今。該乎穹壤。則於天下道理一切負荷一切包舉。譬如天地之博厚無不持載。高明無不覆幬。且出之以時。運之不息。譬如天地之四時交錯而行。天地之日月更代而明。試以天地觀之。天覆地載萬物竝育於其間。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四時日月竝行於天地之中。寒暑推遷晝夜往來而不相違悖。所以不害不悖者是其散殊

之小德如川之流燦然各出也所以竝育竝行者是其全體之大德敦厚其化渾然具足也天地之所以爲大其在此與天地之大見而仲尼之大無不可見矣乃知聖人一天地也學聖人者其求端於天地可乎然天地之道備於吾身正非泛求馳騫於高遠之域也

天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小德川流以明天道而先言聖德積中之盛也子思曰居上臨下自古難之唯天下至聖神靈天授爲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知於以臨御天下豈猶有未足乎由其生知之質而以仁之德言之則能寬而廣大裕而優厚溫而和易柔而巽順凡天下之衆無一不在含覆之內足以有容也以義之德言之則能發而奮

揚強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不息凡天下之事無一不有堅忍之操足以有執也以禮之德言之則能齊而心之肅莊而氣之嚴中而無過不及正而不偏不倚凡事神臨民無少褻慢足以有敬也以智之德言之則能文而燦然有章理而秩然有條密而備致其周詳察而曲盡其明辨凡是非得失無不畢照足以有別也以聰明睿知之資而兼仁義禮智之德非天下至聖其孰能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此二節書是言至聖之德完具於心而發當其可也。子思曰。至聖五者之德充積於中。其周徧無遺弘廣無外。可謂溥博矣。其靜深難測原本不竭。可謂淵泉矣。而正非寂守無爲者也。時當有臨。則以聰明睿知之德出之。時當容執敬別。則以仁義禮知之德出之。隨時運行。夫豈有窮極哉。蓋其所以致此者。由至

聖之溥博淵泉非尋常比也。凡物之溥博莫過於天。至聖之溥博一如乎天。凡物之淵泉莫過於淵。至聖之淵泉一如乎淵。惟其如天如淵也。見諸動容而民莫不敬畏。其敬也見當乎時也。發諸言語而民莫不信從。其信也言當乎時也。措諸行事而民莫不說服。其說也行當乎時也。充積既極其盛而發見各當其可。自是而民情不大可驗乎。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一節書是極言聖德之所被也。子思曰。至聖之見言行而民之莫不敬信說有如此。是以聖德之休聲美名。內而充滿乎中國。外而播傳乎蠻貊。極舟車所可至。人力所可通。天之所覆。地之所持載。日月所照。臨霜露所墜。隆之處。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尊之爲君。親之如父母焉。民之敬信說而至於舉

世皆尊親則德之所及其廣大豈不同於天乎。故曰配天。蓋惟五德皆備而且時出之妙如此所以能配天而君臨天下也。然則法至聖者安可不道全德備而上同乎天哉。

以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大德敦化而極形至誠之功用。亦以明天道也。子思曰：天下之理散於倫物，本於性命，無一非誠爲之。唯天下至誠真實無妄爲能於五品之人倫而爲天下之大經者，分別其義使不相淆，聯合其情使不相悖，則經綸之者至矣。於所性之全體而爲天下之大本者，當其未形使不雜於欲，當其既形使各歸於道，則立之者至矣。若夫往者過來者，續乃天地之化育也。至誠運行不

息外而操輔相天地之權內而秉會合天地之德其與天地之化育有默契焉則知之者至矣凡此皆至誠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吾卽至誠之用以思至誠之體由經綸而言範圍斯道而不過肫肫乎其仁之懇至也由立本而言曲成至性而不遺淵淵乎其淵之靜淡也由知化育而言冥符帝命而無間浩浩乎其天之廣大也夫然而至誠之德之盛殆有未易知者苟不實有

是聰明聖知之資而通達夫仁義禮知之天德者何足以知之蓋至誠至聖本無二理以發於外者觀至聖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以存於中者觀至誠故非至聖不能知也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此一章書是終言人德成德之序見聖人之至德淵微皆由於下學立心之始也子思曰。衛風碩人之詩有曰。衣錦而尚之以綱。詩之意蓋以錦繡之衣文采外露故加之以單衣。乃是惡其文之太著也。古人用心卽一衣而不事文飾如此。故君子爲學之要專務爲己不求人知。外則闇然韜晦而積美在中。自日見其章顯。小人反是其道專務爲人。止求人知。外則的然表暴而實德不繼。自日見其消

亡。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凡淡素則易厭。簡畧則無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其見於外者淡矣。而其中旨趣却自不厭簡矣。而其中文采却燦然可觀。溫矣。而其中條理却井然不亂。然使有爲己之心。而知之不明。則亦何以實致其功乎。誠知見於遠者由近始。必於近而謹之。著於風化者由身始。必於自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形諸外者甚顯。必於微而謹之。於此三者而各致其謹。則

可與入德而漸進於聖人之域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入德之功在於靜存動察也子思曰君子之可與入德無疑矣而其入德之事更有進焉者小雅正月之詩云潛處雖伏矣而其理甚昭明其言潛伏也節隱

也微也其言孔昭也節見也顯也獨固可不慎乎故君子內自省察於幽獨之中必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是能於人所不見之地而獨致其謹者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唯在斯乎然此特其省察之功而未及乎存養之功也大雅抑之詩云相在爾居室莫謂室西北隅未與物接遂可怠忽當常存敬畏使此心不愧於屋漏詩人之言如此信乎不睹不聞所當戒慎恐懼矣故君子不待有所動

作而始敬謹也。蓋於不動之前而已無弗敬。不待言語既發而始信實也。蓋於不言之前而已無弗信。君子爲己之功至是益密而其效不又可得而言哉。

詩曰。泰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爲己之學成而效亦愈遠也。子思曰。君子爲己之功既密則其及人

之效自神。商頌烈祖之詩曰。王祭者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待言說。在廟之人化之靡有爭競失禮者。可見有是德。卽有是化矣。是故君子由省察存養以來。不必賞以示勸。而民自有所景仰而勸於善。不必怒以示威。而民自威於鈇鉞。而不敢爲惡。德盛而民化如此。然猶非中庸之極功也。周頌烈文之詩曰。天子有不顯之德。百辟其刑而法之。此固不僅民勸民威矣。是故有德之君子

由省察存養以造其極。雖不見不聞之地。無
文念之不恭。無一時之不恭。是篤厚其恭也。
而天下之被其化者。咸翕然治平焉。夫篤恭
卽詩所謂不顯之德也。天下平卽詩所謂百
辟之刑也。效之遠。無非本於德之淡。吾何以
測其德量之所至哉。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
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

此一節書是極形容不顯篤恭之妙。以見下
學立心之始。皆可造其極也。子思曰。君子不
顯篤恭之德。誠未易形容也。大雅皇矣之詩
云。上帝自言。予眷懷文王之明德。不張大其
聲音與顏色。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
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
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之輕微
如毛。則庶乎其有當矣。而以爲如毛。則猶有

倫類之可比。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
所言上天之事。無聲可聽。無臭可聞。然後乃
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至微。而弁亦無之。故
惟此可以形容其妙也。然非由立心爲己。以
造其極。安能至是哉。中庸一書。章首卽言天。
原其所自也。見道之本於天也。章末復言天。
要其所成也。見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本
乎天者也。子思前此旣極贊至誠至聖之德。
恐學者求之高遠。而反失之。故復自下學立
心至近者言之。以示入德之方。至於慎獨戒
懼。而馴致篤恭。天下平。此盛德自然之效。中
庸之極功也。然則王天下之君子。安可不敬
德脩道。以臻於聖神功化之極哉。

右第三十三章

